

# 人间天池

文/张兆方

沿着险峻的盘山公路，我们艰难地到达海拔3000多米的天山博格达峰下，吃力地登上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高地，天池出现了！它泊在“白云回合望，青霭入看无”的气色中。这座高山湖泊，呈半月形，就像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镜一样澄澈。高空的白云和三面的雪峰冰峦清晰地倒映水中，把湖光山色融为晶莹一体。乍看池水清澈碧蓝，没有一点游丝侵扰，细观湖色多变，由近到远，是银白、淡蓝、深青、墨绿。

这个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高山平湖，不知从何时流传下来两个故事，在汉族和维吾尔族人中广为流传。一说天池是昆仑仙境——瑶池。几千年前周穆王遍游西域，西王母就是在这里偕诸仙

设宴为周穆王接风洗尘的。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人们，从来就笃信这是先古的史实。另一个是说这湖是古代一位不幸的哈萨克族少女滴下的眼泪，湖色的多变正象征着那个多情少女的万种哀愁。不管是乐还是忧，今天，天池俨然一位慈祥的母亲，宁静地躺在皑皑雪峰下的苍松翠柏中，以“江天一色无纤尘”的安详和纯净，张开胸怀拥抱着世人，迎候着来客。

天池四周群峰高耸，云杉遮天。一望无际、终年不化的迤迤雪山像洁白的帷幕，将蓝天与澄池裹断，呈现出“上天”和“下天”之景。“上天”有丝丝浮云缭绕；“下天”碧波轻舟点点，旁有松林衬缀，下有溪流欢歌，显得格外娇美神奇。不同民族、国籍、肤色的人登游如织。有的观池水、望雪山、踽踽独步赏雪莲，有的探幽





谷、攀青峦、骑马穿越天然森林，还有的为追溯天池积水何处去，到大天池泄水至小天池嶙峋峭壁的洞天之下看瀑布。

天池边上，大小帐篷、毡房和维吾尔建筑星罗棋布。淳朴善良、热情好客的维吾尔小伙子和姑娘们在婉转悠扬的音乐声中载歌载舞，把他们的深情和博爱融进了来自五洲四海的宾朋中。剽悍骁勇的哈萨克族青年，牵着彩饰多姿的骏马时刻恭候游客乘骑，一览高山牧场粗犷豪放的民族风情。在这里，我惊异地看到了一种奇特现象：青藏高原上，牧民骑马是在辽阔的盆地草原上驰骋，而此时天池周边的山麓，除了坡便是梁，且都有乔林灌丛，哈萨克青年驮着游客兜风，是从斜坡低处向高处的丛林中穿行，健马却能齐蹄飞奔，跑若平川，显示出捭阖纵横的气势。

沿着天池南边的群峰雪线下坡往里走，是绵延无尽的原始森林，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，漏下了斑斑点点的光影。我们骑马徜徉在林中，马蹄溅起水声，还有偶尔从远处传来的云雀鸣叫声，给这幽静的密林平添了奇妙的诗意。

天门洞是大天池水向小天池排泄的惟一石

洞。走到洞口附近，突然传来“哗哗”的瀑布声，如呼啸的台风吹过森林。我们加快脚步，一口气奔到瀑布前面的山崖上，瀑水落地像层层浪涛涌上岸滩。走近洞口往下看，天池水从陡峭的悬崖上飞泻而下，奔腾在数丈深的山涧岩层上，形成了三叠：上叠飘雪拖练，中叠似碎玉摧冰，下叠像玉龙走潭，声如惊雷，闻及数里。走到峡谷腰间远望瀑布，让人联想到那位不知沉睡了多少年的哈萨克少女，她的长发款款地落到了山涧青石上，瀑布声仿佛是她积压了多年的情愁哀怨，亘古不变地在深山野谷里回荡着她的哀鸣，使人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。

到了渊底，抬头仰视，又让人顿生出“笔峰挺立透空霄，曲涧深沉通地户”的阴森之感。空中弥漫着雾岚，像雨又像风。咆哮的湍流像金色的链条从如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打落下来，溅起密密的飞沫，在阳光下形成蒙蒙的彩色水雾。这种景致，恰如李白诗中那“挂流三百尺，喷壑数十里，欸如飞电来，隐若白虹起”的美妙神韵。

有人说，大天池是母亲，小天池是孩子。湍流历经几百米山涧峡谷崎岖坎坷的甩打，渐显疲惫，息怒似地归入了小天池。只有十几亩地大的小天池，容不下“母亲”的博大，便又分成涓涓溪流，从石缝的沟沟岔岔中打着旋涡向山下转去。浪花不时往下抛，形成千万朵盛开的雪莲。这时候饮马溪边，可以俯视阳光透射的清澈的水底。五彩斑斓的水石间，生长着形形色色的植物，给寂静的天池穿上了绚丽的彩裙。

天池是上苍给凡间慷慨的馈赠，是为净化尘俗而正襟危坐的一尊神明。地老天荒，恒久无私地赐于大地，养育着天山脚下的万物生灵！高科技可以再造出第二个“人间天堂”夏威夷、西子湖，但断无能克隆出第二个天池！